


FORFØRERENS DAGBOG

诱惑者日记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SØREN KIERKEGAARD



 译林出版社



诱惑者日记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诱惑者日记 / (丹) 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66-0

I. ①诱… II. ①克… ②京…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近代

IV. ①I53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2633号

- 书 名 诱惑者日记
作 者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译 者 京不特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66-0
定 价 4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FORFØRERENS DAGBOG

译者简短说明

这次出版的《诱惑者日记》，是我在 2007 年底所译《非此即彼》上卷译稿的基础上校订、修正后的文本。翻译所依据的丹麦语版本是索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全集版本 1997 年所出的第二卷，因此对文本所做的大多数注释也是译自这个版本中的注释本。

注脚中带有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卷里提供的注释（注脚中文字出处的原文说明，都已被删除）。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所作的注释或说明。

京不特

2013 年 7 月，柏林

诱惑者日记

这一日记体小说出自 1843 年维克多·艾莱米塔^①所出版的《非此即彼》中 A 的文稿。

① 维克多·艾莱米塔 (Victor Eremita) 是克尔凯郭尔所使用的
一个假名。

他最大的激情
是青春初放的女性。^①

《堂·乔万尼》第四咏叹调^②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Sua passion' predominante

È la giovin principiante.

② [《堂·乔万尼》第四咏叹调] 莫扎特的意大利语歌剧《堂·乔万尼》中的勒波拉罗的名单咏叹调。

西班牙传奇人物唐璜 (Don Juan)，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堂·乔万尼 (Don Giovanni)。

我无法对自己有所隐藏，在我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决定去把我那时在极大的匆忙中带着极大的骚动获得的那份潦草抄本准确地誊清一份出来时，我几乎控制不了在这样一个瞬间里袭向我的恐惧。现在这处境出现在我面前，就像那时一样地使我惶惶不安并且感受到一种责备。那天，不同于往常，他没有关上自己的文书写字柜，它的整个内容就这样可由我支配了；但是，即使我通过提醒自己说我不曾打开任何抽屉来粉饰自己的行为，那也是没有用的。一个抽屉是被拉开了的。在之中有着一大堆散页，而在这些散页之上有着一本大四开本的书，装订得很精巧。朝上的一面有着一幅白纸上的插画，上面有他自己写的持续的评注^①第四号。也许我可以让自己去以为，假如这书的正面不是向上、假如这引人注目的标题不曾引诱我，那么我就不会陷进这诱惑，或者我还是会对诱惑做出抵抗，然而，这种努力只会是徒劳。这标题本身是奇怪的，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还不如说是因其所处环境而让人觉得奇怪。通过对这些散页的匆匆浏览，我感受到，这些文本包含有对各种爱欲处境的诸多解读、对某个关系的一些个视角，以

^① 原文为拉丁语：commentarius perpetuus。

及一些非常奇特的信稿——这种奇特是我后来在它们的艺术上完美的、精明算计出的漫不经心中认识到的。现在，在我看穿了那个堕落的人的阴险内心之后回想那个处境的时候、在我带着我那“朝一切狡猾睁大着的”眼睛走向那抽屉的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就像是一个警察进入造假者的房间、翻动他的物品、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一大堆散页纸张、尝试手稿时所获得的印象；在一页上是一个小小的树叶装饰图案、另一页上是一个署名花押字样、第三页上是一行反写的文字。这很轻易地向他显示出，他正在随着正确的踪迹侦查，对此的喜悦混杂着某种对于这种专研、这种不容忽视的勤奋的钦佩。无疑，我的情形会稍有不同，因为我不怎么习惯于侦探各种犯罪事件并且没有得到一枚警标^①的武装。我会觉得真相的双重分量：我是走在非法的路径上。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总是缺乏言辞，而在那时，我思想上的匮乏不亚于言语上的匮乏。一个印象深深映入人的脑海，直到反思重新挣脱出来并且在自己的运动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去说服和取悦那不认识的陌生者。反思越是得到发展，它就越是迅速地知道去振作自己，它就像为外国旅行者签护照的公务员，如此地习惯于去看各种神话般的人物形象以至于不再轻易地去为什么东西而惊

^① [警标] 小小的浇铸或者印戳出来的牌子，警察带在身上以表明他们的权威身份。

论。然而现在，尽管我的反思无疑是高度地得到了发展，在最初的一刻我还是大吃一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变得苍白，我几乎摔倒，为此我多么恐惧。想象一下：如果他到了家、发现我手抓着抽屈眩晕在文书写字柜前，——负疚的良心却能够使生活变得有趣^①。

书的名字就其本身并不让我惊奇；我想那是一个摘录的集子，这在我看来完全很自然，因为我知道，他总是

① [使生活变得有趣]使生活变得令人感兴趣。

对照“那令人感兴趣的”这一范畴：

德国批评家施莱格尔在《论希腊诗歌的阶段》中提出了“那令人感兴趣的 (Det Interessante)”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在丹麦，海贝尔在他对丹麦诗人欧伦施莱格尔的戏剧《迪娜》的评论中用到“那令人感兴趣的”这个概念。文章发表在海贝尔所出版的《智性杂志》上，第16和17期，1842年11月15日，写道：“总之它 [那古典的悲剧]不认识‘那令人感兴趣的’，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对于这个概念，那些古代语言根本没有什么相应的表达词。这一点同时标示了古典悲剧中那伟大的、那庞大的，还有它的限定；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个诗人所要求的人物描述越多，那么，在根本上存在的人物发展就越少；在这里也就是，没有什么可发展了，就像在一尊大理石像中那样没有任何可发展的东西；一切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在所有它的剪影中被塑像般地定性了，甚至是预先就定性了。”

后来在评论中海贝尔写道：“从引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一范畴，特别是在《迪娜》中得到运用的，是‘那令人感兴趣的’，一种特别流行的用词，所有人都理解这个词，甚至那些不懂得任何别的美学概念定性的人们也理解它。在上面我已经借机会指出：‘那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属于当代艺术的概念。”海贝尔继续写道：“许多有教养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从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斯科里布和维克多·雨果那里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诗意享受的人们，在人们问他们有没有在剧院的这一或者那一场出色表演中获得愉快的时候，他们几乎发火。‘感到愉快？’他们带着愤慨回答：‘不，那是一场高度地使我感兴趣的表演’。”

热情盎然地拥抱他的各种研究。然而在这集子之中还有着别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不多不少只能是一部日记，非常精心地写下的日记；正如根据我从前对他的所知我并不觉得他的生命非常需要一种评注，根据我现在所得的认识我并不否定，这标题的选择既有品味又有理智，对于他自己和对于处境有着真正审美和客观上的把握。这一标题与整体内容有着完全的和谐。他的生活曾是一种对于去实现“诗意地生活着”这一任务的尝试。他有一只敏锐地得到了发展的器官，要去在生活中找出“那令人感兴趣的”^①，他知道怎样去找到它并且在找到它之后不断半诗意地再生产那被体验了的东西。因此，他的日记不带有真实记述的准确性、也不是简单的叙述，不是陈述式、而是虚拟式^②。尽管那被体验了的东西自然是在它被体验了之后才被记下的，有时甚至也许是在很久以后，但它却常常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仿佛它就发生在此刻的同一瞬间，那么戏剧性地生动，乃至这一切有时就好像是发生在一个人的眼前。现在我们看，他极不可能因为对这日记有着任何别的意图而写这日记；很明显，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日记对他只有个人意义；不管是

① 见前面注释中关于“那令人感兴趣的”的描述。

② [陈述式……虚拟式] 陈述式是直陈的、是给出关于现实的简单客观陈述的动词形式，是可证实的。虚拟式则伸展到现实之外，用来表达愿望或设想。

从其整体还是从其单个细节来看，都不允许这样的一种假设：“我面前有一部诗歌著作，它也许甚至已经被人决定了要去付印。”确实，他就其个人而言无需因为出版它而害怕什么；因为大多数姓名是如此古怪，以至于它们绝不可能不是杜撰的；我只曾有一点怀疑，这些人物们的名想来是真实的，这样他自己就总是能够去确定地认出真实人物，而任何一个不相关的人都会被人物们的姓误导。至少我所认识的那个女孩——也就是这日记的首要兴趣所在——考尔德丽娅的情形是如此，她名叫考尔德丽娅^①，非常确实，是真的，但是她却不姓瓦尔^②。

尽管如此，但现在这日记有了这样的一种诗意印痕，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对此的回答并不难，我们可以让他身上的诗意天性来解释，这种诗意天性，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既可以说它是不足够丰富、也可以说它是不足够贫瘠，达不到能够去把诗歌和现实两者相互区分开的程度。诗意的成分是他自己身上所带的那种“更多”。这一“更多”是他在现实的诗意处境中所享受的诗意内容；然而他却却在“诗意的反思”的形式中又把它收了回来。这是第二种享受，而享受则是他的生命的意图所在。在前一种情形，他个人

① [考尔德丽娅] Cordelia：可能是源自拉丁语“小小的心”。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剧中，李尔王的小女儿也叫这个名字。

② [瓦尔] Wahl：德语，“选择”。

亲身享受“那审美的”，而在第二种情形，他审美地享受自己的人格^①。在前一种情形，关键是在于，他自我本位地亲身去享受那部分地是由现实给予他的、部分地是他自己用来使现实受孕的东西；在第二种情形中，他的人格被挥发出来了，这时他在处境中享受处境和自身。在前一种情形，他不断地需要现实来作为机缘、作为环节；在第二种情形中，现实被淹没在了“那诗意的”之中。于是，第一阶段的果实就是日记所处的心境，——日记从这一心境中显现出来作为第二阶段的果实，在后一种情形中这个词被以一种不同于前一种情形中的意义来理解。他的生命就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中流逝，而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因这暧昧而不断地拥有着“那诗意的”。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背后，远远地在背景深处有着另一个世界，它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关系就像我们时常在剧院中看见的那种在真正的舞台背后的舞台与这真正的舞台间的关系。透过一层薄纱我们仿佛是看见一个薄纱的世界，更轻、更形同虚空，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质地。许多人是有形地显现在这现实世界里，但他们却不

① 在丹麦语中形容词“personlig（亲自的，私人的，个人的，人身的）”的名词化就是 personlighed（人格；个性）。在这里，如果翻译要呈现出克尔凯郭尔对字词的游戏的话，这个句子也可以译成：“在前一种情形，他人格投入地享受‘那审美的’，而在第二种情形，他审美地享受自己的人格。”

是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而是生活在那另一个世界。然而，一个人这样地消褪，甚至几乎是从现实中消失，其原因要么会是在一种健康、要么会是在一种疾病中。后者是这样一个人的情形，我曾对这人有所知但并不认识他。他不属于现实世界，但他却还是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他不断地奔向这现实，但是甚至是在他最投入的时候，他也总是在现实之外。然而，那把他召唤走的并不是“那善的”，事实上也不是“那恶的”，我甚至在目前的这瞬间也不敢这样说他。他患有的一种大脑激亢症^①，对于这种病症，现实没有足够的刺激，如果有这刺激的话，至多也只是一时一刻的。他并不就现实做出过度的努力，他不是太虚弱而无法承受它，不，他太强有力了；但这强有力是一种病症。一旦现实失去了作为刺激的那种意义，他就被解除了武装，他身上的“那恶的”就在于此。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刺激的瞬间也是这样，而“那恶的”就在这意识之中。

那个女孩，她的故事构成了这日记的主要内容，以前我认识她。他是不是曾诱惑过更多人，我不知道；不过从他的文稿看来是可能的。另外，看来他在另一种完全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的实践中曾是非常熟练的；因为他在太大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exacerbatio cerebri*。

程度上被精神性地定性^①，以至于不会去成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诱惑者。我们也可以从日记中看出，有时候，他所欲求的东西是某种完全偶然随意的东西，比如说一声问候，并且决不接受更多，因为这是那相关者身上最美丽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精神天赋，他知道怎样去引诱一个女孩，去吸引她，而没有想要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占有她。我能够想象，他知道怎样去把一个女孩的情感引向至高点，他确定她会为他奉献一切。当事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中断了，不会从他这边发生哪怕最微渺的趋近、不会落出一个关于爱的词，更不用说一种宣告、一种诺言了。然而这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不幸的人双倍苦涩地保留了对之的意识，因为她无慰无告没有任何可诉求的东西，因为她不得不持续不断地颠簸在一种可怕的巫术舞蹈中的不同心境之间——她一忽儿责备她自己而原谅他、一忽儿又责备他；而现在，既然这关系毕竟只是在比喻性的意义上^②有过现实性，她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去同那种“是否这全部都是一个幻觉”的怀疑进行搏斗。她无法向谁去倾诉；因为她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倾诉。如果我们做梦，我们可以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梦，但是她所能讲述的东西则不是梦，那是现实，然而一旦她想要向另

① 关于“精神性定性”（以及“感官性定性”和“灵魂性定性”），《非此即彼》上卷所收的文章《直接的爱欲的阶段》中有所谈及。

② 也就是说“在非真正的意义上”。